



PROVISIONAL

A/45/PV.6  
2 October 1990

CHINESE



1990 OCT 25 10 00 AM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ROOM

# 联合国 大会

## 大会

### 第四十五届会议

#### 第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0年9月25日星期二，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德马尔科先生（马耳他）  
嗣后：皮尔图姆先生（副主席）（毛里求斯）

-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125)
-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欧先生阁下讲话
- 继续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德米凯利斯先生（意大利）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布莱斯先生（突尼斯）  
 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上午10点20分开会

议程项目125(续)

联合国经费分摊比额表(《宪章》第十九条)

主席(以英语发言):在请第一位代表发言之前,我要请大会注意文件A/45/515/Add.1,其中附有一封秘书长给我的信,通知我自1990年9月18日发出了他的来文以后,危地马拉已支付必要的款额,将其拖欠款项减少到了《宪章》第十九条规定的数目以下。

我是否可以认为大会适当地注意到了这一情况?

就这样决定。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欧先生阁下讲话

主席(以英语发言):大会将首先听取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讲话。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欧先生在陪同下进入大会堂。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谨代表大会欢迎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欧先生阁下亲临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讲话。

瓦西里欧总统(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热烈祝贺你担任大会主席这一崇高的职位。马耳他这个不结盟、重视联合国的国家,能够得到机会来指导大会本届会议取得成功,是非常合适的。你的当选进一步证明了这样一条真理,即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能在当今以及明天的世界中发挥作用。我还想感谢卸任的主席约瑟夫·加巴少将,感谢他熟练地主持了第四十四届会议,那届会议目睹了达成协商一致决议的令人鼓舞的趋势不断发展。

请允许我重复前面发言者的看法欢迎列支敦士登公国，一个小国家，成为联合国第160个会员国，也请允许我祝贺我们来自也门的朋友作出统一他们国家的重要决定，欢迎他们作为一个统一也门的代表团来到这里，尽管这意味着我们少了一个会员国。

我也想对秘书长的的工作表示我们极大的赞赏和尊敬，秘书长的许多工作和塞浦路斯联系在一起，我们以极大的兴趣阅读了他富有启发和思想的报告。我们赞扬他在处理联合国事务以及在进一步推进本世界组织的宗旨和目标时所表现出来的技巧和献身精神，该组织构成了人类道德和社会的良知。

在我向第四十四届会议讲话以来的12个月中，我们目睹了一系列迅速、剧烈的政治局势发展。有些局势的积极发展出乎意料；而其他的正相反。然而，把二者联系起来看，它们表明，我们正处在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关头。与所有这样的转折点一样，目前的转折点需要一个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充满巨大的机会，也充满极大的困难。

不可否认的是，过去12个月中最重要的积极发展是东西方之间冷战的结束，去年冬天冷战被有效地埋葬在柏林墙的废墟里。对话与合作正在迅速地取代猜疑和对抗。

然而，一些积极变化带来的欣快感已经遭到第一次严厉的打击。伊拉克侵占邻国科威特引起的海湾危机表明，通向真正和平世界的长远道路是不平坦的。然而，这场危机也造就了一个联合的联合国，其决议不仅仅只是叫喊，还能发挥实际作用。

塞浦路斯自己是个小国，也是它的较大邻国土耳其军事侵略的受害者，塞浦路斯强烈谴责伊拉克侵占科威特。我们坚决支持安理会的有关决议，并希望这些决议能够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得到有效执行，但决议必须执行，对所有人来讲，这些决议执行得越早越好。在这方面让我们表示希望，伊拉克撤出科威特能够正如密特朗总统在这个讲台上雄辩地表明的那样，为迅速解决我们地区其他尚未解决的问题铺设道路。

我还想强调我们所有人都能从海湾危机中吸取非常重要的教训，在那里没有限制的武器供应和对其他侵略行为的容忍促成了危机的发生。第一个教训是，尽管——甚至是因为——东西方对抗的冷战战线实际上已经消除，而且它们之间出现了令人鼓舞的裁军趋势，但地区冲突仍然可能在更广泛的东西方舞台上爆发，与和平的传播形成鲜明的对比。由于美苏轴线上的事件和欧洲事件转移了人们对边缘的注意力，由于冷战附属国受控制的机制结构在瓦解，由于军火商要弥补失去的和衰落的主要市场，所以仍有可能发生冲突，使得整个世界动荡不安。

然而，对危机的国际反应带来明确的希望，这是第二个教训。以明确的信号表明旧的分裂秩序不再存在，美国和苏联在安理会中单方面地和共同地发出基本的信息：国际的社会的绝大多数——我想说几乎是整个国际社会——不会宽恕把侵略或使用武力作为满足国家要求的手段。和平谈判，同时充分尊重国际法的原则，是解决分歧的唯一可行办法。此外，海湾危机突出表明了联合国在处理国际冲突中发挥的关键作用，它既是一个审议和辩论的讲坛，也是一个其结构和权威能够作出集体决定来指导国际社会对任何危机局势的反应的组织。

他还阐明，国际社会不应当通过联合国以文字满足自己，而应当在利用不断发生变化的国际政治关系状况的同时，通过集体行动寻求执行联合国决议的办法。

安全理事会的决议现在仍然象1974年那样具有约束力，但正如我们非常了解的那样，它们总是得不到执行。自从加入这一世界机构以来，塞浦路斯一直坚决拥护执行联合国的决议。正是塞浦路斯提议把题为“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的议程。现在这一项目再次被列入议程，将在全体会议上得到讨论。我认为现在时机已成熟，应当认真审议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大会决议的重要意义，并寻求保证把决议从纯粹的文字变成行动的办法。在这一方面，应当提到关于《联合国宪章》和加强联合国组织作用委员会至今为止所做的工作，并表示我们现在应当以认真和有效的方式注意这一非常重要的委员会所做的工作。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一过渡时期国际政治舞台的其他方面时,审视事态发展得到的也同样是混合着希望和警告的信息。

毫无疑问,10月初德国的统一--距今只有几天了--是一个里程碑事件。就在一年前,柏林墙还把德国人分隔在两边。自从1950年代初期被分离的家庭现在得以团圆。变化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发生的,我们向德国人民表示我们衷心的祝贺,并最良好地祝愿他们在解决东西方携手并进的统一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问题方面取得成功。

在塞浦路斯,我们也梦想着有一天军事隔离墙将最后被拆除,使希族和土族塞浦路斯人也能够携手并进。在我国独立三十周年即将到来时,这是我们的梦想和指导力量。

在东欧和西欧--使冷战得以结束的历史变革的中心,根本的和迅速的经济和政治改革的进程变得越来越猛烈。一方面,欧洲共同体正朝着1992年成为单一欧洲市场的方向前进,并加快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就在同一时候,新出现的中欧和东欧市场经济正在建立将保证它们未来繁荣的经济和政治框架。这两个进程一旦完成,将使戈尔巴乔夫总统关于共同欧洲大厦的富有灵感的远见,或密特朗总统设想的欧洲联邦变为现实,这是符合全世界利益的。

我们都表示希望东欧国家已走上的民主化道路将不会由于他们所面临的严重经济问题,也不会由于显然正重新出现的对唯有国家才能单独登上国际舞台的习惯做法提出挑战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受到破坏。看到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这种以道德、宗教、种族或部落差异为基础的这股民族主义浪潮,我们都感到极其关心。在这里谁也不应当怀疑的是,如果这种趋势得以恶化,它日益严重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的是,一个国家里任何一个集团的利益都不能通过压迫其他集团或者按照宗派或分裂的界限重新制订世界地图而得到实现。

在南非,尽管严重的问题继续存在,但已在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德克勒克的南非政府之间开始的会谈标志着结束令人憎恨的种族隔离政权的开端的出现。我们希望这

一趋势是不可逆转的。在同一地区,过去的一年目睹了纳米比亚向独立的历史性过渡,与此同时,世界朝着减少威胁全球稳定的紧张局势的方向迈出了重大的一步。我们要再一次高度赞扬联合国及其秘书长在纳米比亚实现独立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和所做的工作。

我们特别欢迎美国和苏联作出的关于一起努力寻求能够共同接受的解决阿富汗问题的办法的决定。在阿富汗,尽管1988年达成了和平协定,但仍在继续进行的内战夺去了许多人的生命,并在自豪的阿富汗人民中间造成了难言的困苦。

我们兴奋地注意到,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寻求解决柬埔寨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我们欢迎冲突各方接受这五个国家达成的关于解决问题的框架协议。五个常任理事国在解决冲突方面新表现出来的意见统一和联合国在解决冲突方面的重要性都再次证明联合国起到了为它设想的作用。

但是,我们关切地注意到在和平解决其他地区的冲突和争端方面缺乏进展。在中东,海湾危机增加了我们对相互关联的巴勒斯坦和黎巴嫩问题的关切。塞浦路斯和塞浦路斯人民特别关心以迅速和有效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因为这是该地区全面和持久和平的关键因素。我们谴责继续对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人民进行压迫。有效的谈判必须建立在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基础上。我们支持巴勒斯坦国的建立以及该地区所有国家安全边界的建立。

我们要继续对黎巴嫩的悲剧和黎巴嫩人民所受到的无尽无休的痛苦表示痛惜。塞浦路斯将仍然致力于向邻国黎巴嫩的人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十六个年头,塞浦路斯站在这个世界大会的面前,要求世界能够听到它的声音。目睹的另一次侵略和占领以来已过去了16年,那次侵略与我们最近所看到的令人遗憾的是,那次侵略的伤痕仍未愈合。

塞浦路斯继续被迫分裂,土耳其军队继续占领大约40%的土地。成千上万的难民被剥夺了家园和财产。由于土耳其的军事行动,1619人仍然失踪。我们的文化遗产有数千年的历史,是人类共同遗产,但正在遭到践踏和毁灭。此外,从安纳托利亚

进来的外国移民在塞浦路斯的土地上定居,因此改变了人口的结构。外国人移居还在威胁着瓦罗沙城市,由于1974年土耳其军队入侵期间这个城市的居民被强迫赶走,该城现仍在土耳其军队的控制之下。

所有这一切行为完全无视不仅是大会,而且还有安理会所通过的大量决议。那些决议明确要求停止所有这一切公然违反国际法的行径。但是,言行的差距今天仍然是如此之大,真是令人失望。

许多人可能会放弃希望。但是,联合国的加强和人们对尊重和执行联合国的决议的期望不断加强,使我们由此得到了希望。我们还对世界领导人的讲话感到高兴,他们认为,如果大国能够吞并小国,那么就不可能建立和平的国际秩序,无疑我们还必须表明侵略是不能得到报偿的。如果将这些言词变为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将最终能够战胜侵略的邪恶,使塞浦路斯走上和平与繁荣的道路,为其全体人民谋福利。

公正和可行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必须确保谈判是真诚地进行,并且能够产生结果。在谈判过程中,我们不断表明我们的承诺以及我们的良好愿望。我们向土族塞人方面提出了建议,这些建议超出了保护文化,宗教和语言特性的范围,旨在建立一个由两个地区组成的联邦,一个地区由土族塞人管理,另一个由希族塞人管理。

令人遗憾的是,土耳其的要求会使塞浦路斯长期分裂,根据秘书长本人所说的,这些要求使两族谈判陷入了僵局。

尽管存在着许多困难,我们决心要走出僵局。特别是在今天的大气候下,正是有利于执行联合国的各项决议,克服分裂的时候,塞浦路斯不可能只是一个例外。

我们将坚持我们的倡议,坚持与土族塞人同胞进行对话。不管在我们的道路上存在着什么障碍,我们将继续促进接触和合作,相信这些努力将有利于促进在一个民主联邦里的我们人民和国家安全。我们还将坚持我们的建议,使塞浦路斯共和国非军事化,这不仅有利于塞浦路斯人民,而且还有利于整个地区。任何障碍也不能使我们脱离一个统一、主权、领土完整的塞浦路斯的共同目标,在那里自由、公正和

人权对全体塞浦路斯人来说将不再被认为是奢侈品，而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

我借此机会明确地声明，我们将继续对秘书长的努力给予充分的支持与合作，以便通过能产生结果的谈判来取得突破。塞浦路斯决不能再受罪于“强权即公理”这一格言的灾难性后果。

除了大国对小国的政治或军事压迫之外，经济压迫的存在也同样是非常严重的，其影响也是灾难性的。富国和穷国的差距日益增大，这是一个大问题，它象安装在我们正在试图建设的一个更为和平的世界的基础上的一个定时炸弹有爆炸的危险，除非我们及时地将它解除。

今年春天在纽约举行的国际经济合作特别会议充分地讨论了这一问题。世界银行最新的发展报告表明，发展中世界的10亿人目前正生活在贫困的条件下，其收入每年还不到370美元，而不是每天或是每周或是每月。因此，每天都有4万名儿童死于可以避免的原因。

我认为，处理发展问题的战略应该有三个方面。第一，必须要采取有效和富有想象力的措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13000亿美元债务的问题，其中包括免除债务，利用从裁军进程中节省下来的军事开支以基金形式出现的所谓和平红利，利息再循环以及其它可以减轻债务负担的措施。我们必须记住，如果各国政府对债务问题无动于衷，那么市场力量会加以干预，而结果将不会是它们所喜欢的。第二，必须采取措施改善商品价格，商品价格的低水平是与1980年代的债务问题恶化有直接联系的，还应采取步骤通过废除贸易上的关税和非关税的障碍，为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打开国际市场。遗憾的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乌拉圭回合的谈判被危险地拖延了，只有作出果敢的政治决定才能够取得进展。但是进展是需要的。

第三，应该提供各种好处，鼓励投资，这种投资将成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的途径。



如果要使发展中国家能在竞争日强的国际环境下成功地发展,就必须允许它们分享技术革命的收益。然而,发展中国家也有责任对上述多边活动作出反应,从而最大限度地扩大从有效的国内经济政策中产生的收益。

今天这里的会议是在我们的星球的生存受到威胁的背景下召开的。寻求经济发展的努力已把我们带到了生态灾难的边缘。各种数字的确令人震惊。自本世纪中叶以来,全球经济生产增加了五倍,世界谷物总产量增长了一倍多,但也给这个星球施加了过份的压力。在同一时期内,世界20%的耕地土壤流失,20%雨林被毁,臭氧层减少2%。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植物和动物种类已经灭绝。

现在,必须采取有效的国际行动制止住这股可能会变得不可逆转的冲向灾难的潮流。完善的经济政策必须与完善的生态管理政策并驾齐驱。我们承认弥补给地球造成危害的责任主要应由造成这种危害的国家即发达国家来承担,但是,我们也有责任将我们的发展政策从消耗自然资源转向保护自然资源。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各国可按国民收入捐款的环境基金能够为全球性环境保护筹措资金,表明我们共同作出承诺,要解决影响到我们大家,我们每个人的问题。

我们必须同样作出共同的承诺,解决全球性毒品问题的各个方面:毒品的生产、贩运和使用。因为正如破坏环境会损害、树、水、空气和土壤这些基本的资源,毒品泛滥会继续损害人类这种最珍贵的自然资源。

我在开始发言时说过,我们处在历史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上。如果我们抓住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机会,我们就能朝着一个更繁荣、更和平的世界的方向迈出巨大的一步,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一个和平、合作和取得成就的世纪。如果我们屈服于困难,不能抓住这一机会和希望,我们就会倒退到一个比我们在本世纪已经目睹的更可怕的冲突和毁灭的时期。

责任的担子已沉重而准确地落在我们肩上。这种责任就是将共同的利益置于我们自己眼前狭隘利益之上。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从长远角度来看有益于整个国际社会的一切,也将有益于国际社会的各成员。

海湾危机、国际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以及由此造成的经济迁移、环境保护问题以及毒品和艾滋病等社会问题--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我们任何人都不能再继续单独行事,任何人都不能够对世界其他地方的日常事务关起大门,因为发展超出了国际边界,使孤立主义不可能存在。我们所有的人只能一起生存或一起毁灭。让我们在重新振兴起来的联合国的框架内进行努力,以保证世界不会毁灭、而会生存下去,成为我们和我们后代更美好的世界。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代表大会感谢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刚刚作的重要发言。

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乔治·瓦西里欧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 议程项目9.(续)

#### 一般性辩论

德·米凯利斯先生(意大利)(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此发言,祝贺你当选为大会主席。我很高兴这么做还是因为意大利及欧洲共同体与你所代表的国家保持着传统的友好合作关系。你当选主席之时,正值联合国面临挑战处在极为困难的时刻。我相信你的经验和外交技巧将会极大地帮助保证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成为一次符合国际社会利益的富有成果的建设性的会议。同时,请允许我代表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秘书长为国际和平所进行的不懈努力表示最充分的赞赏。

我也热烈欢迎列支敦士登加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与列支敦士登这个欧洲大家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和友好的关系。我也对也门的统一表示热烈的欢迎。

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对影响国际社会的问题的立场在一份备忘录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份备忘录今天已分发下去,它是我发言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请允许我在此集中阐述目前局势中的一些关键方面。

在战后以来的时期内，两次大会之间的国际气候也许从来没有发生过如此巨大的变化。今天我代表欧洲共同体所要说的话与不仅一年前甚至仅仅两个月前要说的话是多么的不一样。这是漫长的战后时期中诞生的新世界所举行的第一次大会。这也是不得不处理冷战结束以后出现危机的第一次大会。因此，我们的感情非常复杂，既对东西方对抗的结束感到满意，又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新危机感到担忧。这次危机使我们初步看到了我们面临的新危险和新的对抗。

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一个国家被从地图上抹掉了。这是自阿斯曼帝国灭亡以来在中东地区从未发生过的。为侵略辩护本身就是对国际法制以及中东地区政治结构的挑战。沙达姆·侯赛因声称，该地区所有的边界都是为了分裂阿拉伯民族而人为的划定的，现在是巴格达用武力将边界取消并确立统一的时候了。

许多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边界同样不稳定，其中有些是比被抹掉的边界更晚确定的。这就可能使那些试图抹掉边界是的人更贪得无厌。伊拉克外长塔里克·阿齐兹声称，其他海湾国家如卡塔尔，都没有历史合法性。如果对这一挑战不予以应付，这就会预示着国际社会令人担忧的不确定时期的来到。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这一在政治上同其供应世界所需大多数能源的原料同样具有燃烧性的地区，处于什么样子的危急状态。

伊拉克的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基本原则的公然违反。而且，如果一个不负责任、具有侵略性的国家不断通过吞并，而且通过恫吓和威胁，成功的决定这一含世界能源40%的地区的政策的话，就会给全世界造成影响，它会带来失业、通货膨胀和衰退。这些影响将严重的损害弱小国家的经济，因而也将影响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

我们的反应符合我们对违反国际法的严重性的认识。

那么多国家、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的联合反对，充分显示了国际抗议的程度，并加强了联合国的道德和政治权威。而正是在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世界上必须有一个既能制定规则，又能确保规则得以实施，并防止恫吓、讹诈和颠覆的具有普遍代

表性的机构。

从1989年的分水岭中产生的世界秩序以及随后对国际关系的重新定义并未陷入危机,而是受到了严重的考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议表明,国际社会不断要制定一些规则,而且还有实施规则的手段。冷战确实已经结束,随之而消失的是对一次地区冲突可能升级成为东西方世界对抗的恐惧。我们的前任们谁也不能如此肯定的想到这一点。

联合国的决定通过实行严格的禁运保持集体反应创造了伊拉克撤军的条件。沙漠上的沙粒以及时间上的不断流逝既不应该轻视业已建立的广泛的政治和军事联盟,也不应该破坏在联合国的体制下形成的前所未有的团结。我们的团结与我们的动机同样重要。我们决不应允许胆怯、含糊其辞或经济短缺动摇我们的决心。

欧洲共同体正在增强其内部凝聚力并向外扩大合作。它热烈欢迎十月初将实现的德国统一。德国的统一将实现德意志人民40多年来的合理愿望。我们认为德国统一是整个欧洲、特别是共同体发展的一个积极因素。它正在使整个欧洲变得更加强大、更加安全。它将使欧洲共同体的行动具有更大的力量。

欧共体12国决心在关于欧洲常规武装力量和建立信心和安全措施广泛的一揽子计划问题谈判上达成第一个协议,从而为在巴黎举行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首脑会议作好准备。签署第一个欧洲常规力量问题协议将成为成功的欧安会首脑会议的基本因素,也将使关于短程核武器的谈判得以进行。12国将努力争取确保巴黎首脑会议成为欧洲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的结束,并为欧洲基予信任和合作的和平与稳定创造新的条件铺平道路。

我们从来没有幻想过,欧洲可以自己顾自己,或者欧安会意味着欧洲以外不会带来什么需要、紧张局势和冲突。我们也从来没有幻想过我们可以对我们自己的和平存在感到沾沾自喜,而忽视其他国家的问题和联合国的作用。

欧共体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采取的有效而及时反应已经显示了这一点。不难理解的是,共同体马上意识到了所发生事件的严重性,因为欧洲的近代历史充满了各

种教训。欧洲意识到，侵略必须在萌芽状态中被消灭，受害者往往是无防卫能力的弱小国家。它注意到，萨达姆·侯赛因通过声称历史上造成的中东边界无效论来为它吞并科威特辩解。侯赛因引用的一个原则不仅完全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也违反了对我们如此重要的一个原则，即载于《赫尔辛基最后文件》中关于尊重边界和只用和平手段改变边界可能性的原则。

欧共体所作出的反应是其历史上意义最深远的，或许是最迅速的反应。欧共体12国是最先决定实行制裁的国家。它们在政治上支持自己所作出的决定并支持其他国家部署军队的决定。它们给予它国以过境便利，促使大会通过决议。这些决议仍然是我们行动的基本衡量标准。很有意义的是，欧共体就在欧洲大陆之外发生的冲突所采取的行动受到了欧洲公众舆论普遍赞同。

如果欧洲共同体只顾自己的话，它是没有什么前途的。然而，它越来越愿意作为一直有着悠久历史、政治远见和经济力量的新的政治力量发挥其作用。

这次危机已经表明，欧洲共同体动员其结构以应付非常挑战的能力。但同时它还鼓励欧共体12国在世界舞台上采取更加团结一致的行动。这就进一步保证了联合国的有效性。为此目的，自12月中旬在罗马举行的关于机构改革和经济货币联盟会议开始，欧共体12国已经决定扩大其共同的政治领域，为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更加有效的伙伴关系。而在不久之前，这个世界还由相互恐惧均势来统治。

为了维持对于制裁的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坚强的国际团结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大家都赞赏一些国家为恢复能源平衡迅速增加其石油生产，也赞赏另一些国家同样迅速地在这一地区重新确立了战略均势。

西方，并且首先和最重要的是共同体，愿意承担起它们的一份物质和其他负担，这样，禁运就不会失败。不管怎么说，如果不稳定继续导致对于整个大陆有着极其重要利益的地区瘫痪，那么我们如何能够建设欧洲，并把它变成一个相互依存和市场经济的大陆？人们只需要想一想新近成为东欧民主国家的能源问题。

实行禁运就要某些国家作出巨大牺牲。在涉及到工业化国家以及主要是阿拉

伯产油国的广泛国际行动的范围内，欧洲共同体将对那些国家提供援助，以对付这场危机最为严重的后果。在9月7日罗马会议上，共同体外长表明他们愿意帮助约旦、土耳其、埃及和前线国家，并且许诺考虑其他国家的情形。我们不愿意抛弃那些准备为制裁付出高昂代价的最穷的国家。

集体声援首先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要给予阿拉伯世界。只有得到后者的全力支持，才能够保证对伊拉克的政治、外交和经济封锁是有效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表明为伊拉克的行动作辩护。它们对于要求发动一场新的圣战的企图毫不理睬。

从危机一开始起，我们一直坚持同阿拉伯国家和伊斯兰世界的主要伙伴保持最为密切的联系，我们将继续这么做。共同体愿意本着同样的精神加快执行同海湾国家的合作协议并就自由贸易进行对话。我们还愿意召开会议来继续欧洲--阿拉伯对话，以作为去年12月在巴黎召开的会议的后续行动。

欧洲共同体认为继续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是非常重要的，从而避免由于错误或者缺乏耐心而危害由联合国新近获得的力量形成的新秩序。在各个国家的贡献下，是可能建立一个战略盾牌来防止冲突的扩展。我们还要赞赏联合国秘书长说服伊拉克结束受到一致谴责的侵略的努力。伺机而动的游戏将由决心坚持已作出的决定的一方所赢得，不管这些决定是政治性的、经济性的或者说是军事性的。通过严格遵守安理会的决议以及适当加强这些决议，国际社会毫无疑问就能够赢得胜利。

在这一点上，我记得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一直提倡采取措施，以将对伊拉克的禁运实施扩展到空运。因此，它们欢迎安理会今天可能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

但是，这样一个广泛的协商一致的代价不应当是无效，妥协的代价也不应当是不公正。我们现在谈论的这个地区同欧洲接壤，我们因此一定要作出努力来保证能够有一个解决方案。这并不意味着要作出会违反联合国决议中包括的基本原则的妥协。

只有我们坚定地劝阻和决心孤立伊拉克，才能够成功地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只有我们坚定一致，才能够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并且预防爆发一场灾难性的战争。温斯

顿·邱吉尔在评论慕尼黑会议的时候尖锐地指出,民主国家选择了耻辱来避免战争,但结果是它们既碰上了战争,又免不了受辱。这个教训仍然要引以为诫。今天,同样必须采取坚定和劝阻行动来强迫侵略者让步,以防止一场军事冲突。我们必须采取坚定和劝阻行动,还因为独裁者试图把无辜的人质当作挡箭牌来阻止我们采取行动。

12国外长们清楚地指出,每一个成员国应把所有扣留在伊拉克和科威特的共同体公民看作是本国公民,并表示它们要伊拉克单独对它们国家的公民的安全负责。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要在国际惯例上有所创新,以保证不会没有结果。尤其想到纽伦堡这个先例,我们是进一步加强了国际事务中每一个国家的责任。

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实行封锁,有可能是较长时期的封锁,以便实现强迫伊拉克撤至本国边境的目标,实现释放所有的人质和恢复科威特的独立。

就这个严重和引人注目的侵略行径而达成的协商一致必须推动解决其它危机,并且确认我们对消除那个地区的其它政治不公正现象并促进经济繁荣所作的承诺。

萨达姆·侯赛因在使他的国家因8年战争而流尽鲜血之后又将它推到了灾难的边缘。他分裂了阿拉伯世界的脆弱的兄弟友谊。他给寻求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之间以及伊斯兰世界和西方世界之间的历史性理解变得更加困难,我们必须继续顽强地寻求这样的理解。但是,中东仍然处于一种十分危险的境地。我们不能够扑灭一处已经爆发的火灾,不管它是多么具有威胁性和多么严重,而让另一处大火在被占领土和黎巴嫩继续燃烧。

部署在沙特阿拉伯沙漠上的军事部队以及在海湾巡航的战舰是有效的反应,但是它们不能够代替一项减少全面紧张局势和不稳定因素的政策。如果找到了解决目前危机的方案但不跟着制定有关将来的中东政治和经济行动的指导原则,那么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就只是写在沙上的字,很快被冲洗掉和被遗忘。

欧洲共同体一直坚定一致地为根据安理会第242(1967)和第338(1973)号决议寻求解决中东冲突方案作出贡献。我们坚定不移地认为解决在于保证巴勒斯坦人的自决权利以及以色列国在安全和受到保障的边界内生存的权利,这是并将继续是我

们的政策。正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加快行动进行对话的时候，正当国际社会对被占领土上令人无法忍受的局势越来越感到忧虑的时候，爆发了伊拉克侵略，拖延了寻求一项解决方案的努力。但是，共同体的政策没有变，共同体不会因为目前的危机而转移注意力，放弃寻求基于上述原则的一个公正的、持久的和全面的解决方案。

黎巴嫩直到最近一直是中东宗教容忍的最为成功的例子，黎巴嫩现在继续四分五裂。欧洲共同体认为只有执行《塔伊夫协议》，才能够帮助民主和解进程。

尽管目前有这么严重的危机，现在也应该开始考虑在中东建立一个集体系统，来保证稳定、安全、经济和社会发展和对人的权利的承认。布什总统和戈尔巴乔夫总统在赫尔辛基的会晤使我们有可能建立一种新的和平秩序，有可能同这个地区内外的所有的国家一起进行工作，来发展区域性安全结构和促进稳定与和平的措施。

换句话说，我们并不希望把在我们这个大陆显示了其有效性的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搬到地中海那一边，但我们认为我们值得努力在那个地区采取这样一种原则和措施，即能够减少通常是其它军事冒险行动预兆的军事不平衡、控制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促进经济和社会进步和不同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和平共处。

第一次考验表明，新的世界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威胁国际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秩序的严重问题远远没有解决，在一些情况下甚至更加令人不安。这些问题需要只有在联合国内才能够凝聚起来的动力，因为它们在所有问题中是根源最普遍和蔓延最广泛的。

我们正看到，所有国家，而尤其是某些拉丁美洲国家，正进行禁毒品的战争。这个问题威胁着我们各国的社会和我们的年轻一代，并在各国政府之间自然地造成一种相互声援的意识。在人类历史上尚没有象这样一个如此浸透世界各地的灾难——其影响和压力使穷国和富国、穷人和富人都在劫难逃。共同体愿在这个问题上加紧国际合作。它将在联合国主持下协助执行共同战略，以控制毒品的生产、制造和贩运，并在银行系统的参与下控制对其中所涉利润的使用。减少需求是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主要目标。

同样，无法忍受的宗教狂热主义形式的出现以及失去控制的移民潮——这些影响



到工业化社会——主要是由使人类中很大一部分人失去体面的生活所需要的文化和物资来源的条件造成的。发展的问题必将日益沉重地压在这个送走冷战时期最明显和最危险的对抗的世界头上。

共同体既不想安然享受自己的福利——它基于向其他国家经济的开放——也不想由于其与东欧的合作而减少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承诺。共同体尤其将在其重新审查的地中海地区政策的基础上鼓励区域一体化。我们还相信，我们应当通过加强下放资金而创造一种有利于增长和发展的宏观经济范畴，然而这必须与能够促进国家行动、个人行动以及对人权的尊重的国内政策同时并行。实际上，过去10年的经验表明，任何外部援助都无法弥补无效的国家政策。

发展和环境似乎日益成为世界相互依存关系中的一个方面。我们无法期待人类的五分之四继续生活在目前的条件之下，而同时也希望这不会给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造成难以承受的影响。我们不能再担忧热带森林的命运的同时却无动于衷地目睹着很多国家应付使其失去任何发展可能性的债务负担。在这方面，贝蒂诺·克拉克西先生在完成联合国秘书长赋予他的工作时所得出的结论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教训。共同体中很多国家已经答应大幅度裁减债务，但这还不够。中等收入国家、尤其是那些面临重大经济调整项目的国家，必须得到特殊的关注。还必须在巴黎俱乐部的纲领下考虑一系列新的方案。

共同体认为，加强多边贸易制度是国际平衡与持续发展的最好保证。乌拉圭回合谈判在年底前圆满结束，这在目前危机的情况下更为重要。它是一次在正在进行的谈判的各个领域中取得平衡与显著进展的难得机会。

联合国已给予一次前所未有的联合介入行动合法性。今后，我们就能够建立一种不再受冷战枷锁束缚的共处关系。一种至少对很可能产生破坏影响的危机的国际管理形式，正在形成。在反击伊拉克侵略行为时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必须得到保持，以迎接其他的挑战。这一作法的精神已经用于可使象柬埔寨这类的其他冲突获得解决的方面。对立各方之间就过渡管理安排、结束敌对活动以及在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一致同意的范围内举行自由和公正选举达成的协议，将赢得共同体的政治和物质支持。

必须抓住时机以在和平解决包括塞浦路斯在内的其他未决问题方面充分应用《宪章》的各项原则。普遍性的原则也是极为重要的。例如，两个朝鲜缺席的情况已是过去对抗的遗迹。我们必须准备欢迎两个国家，特别是它们愿意在其相互关系中新的基础上开始活动。

联合国在使国际制度民主化方面首先作出重大努力，即在主权国家间关系上运用成为法律准则基础的各项原则。这些去年在欧洲获得神圣再生的原则，正在各个社会中扎根。其他的障碍也正在崩溃，带来实现和平与创新的效果——首先是迄今剥夺南非大多数人民权利和尊严的最万恶的障碍。共同体向无论具有合种肤色的所有人提供支持，他们正联合起力量，建立一个没有种族隔离和各种其他形式歧视的新南非。我们正密切注视这一进程，以便根据其时代发展调整共同体的立场，我们将继续不遗余力地为其获得圆满成功贡献力量。

最近的事件最有力地使我们确信：联合国越来越需要为正义与自由发挥作用。欧洲共同体愿调动其成员之间日益巩固的凝聚力及其整个道德、政治和经济力量，支持联合国实现这些目标。

我至此一直在表示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观点。现在，我要代表我国补充几点看法来结束我的发言。

这次危机的另一个教训以及我们从冷战后时期的结束所得出的结论，促使我们思考根据国际领域新的现实调整联合国的结构与职能的必要性。

过去，滥用否决权的作法常常破坏了联合国结束最严重危机的能力。今天，一个可能出现的新的规划的轮廓正在形成，它以联合国为最终摆脱核灾害恶梦的世界的中心。这还促使我们审查联合国不仅在并非紧接战后的时期——我正想提到以前各敌国的地位——而且在并非冷战的时期采取行动的方式。

此外，我认为，鉴于迄今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取得的进展，还应当考虑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能够让象欧洲共同体那样的实体发挥更明显作用的体制调整，意大利希望看到共同体具有超越国家一级的结构，以便为促进联合国及世界和平的利益而推行外交政策。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祝贺你当选担任这一崇高职务。这不仅是对你个人优良品格的赞赏，也是对马耳他在国际事务中所起作用的承认。我还要特别感谢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所做的不懈努力。他对本组织能力的坚定信念及其耐力和创新能力极大地提高了本组织的权威。苏联代表团同意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去年工作报告中的基本思想。

最后，我想向列支敦士登公国代表团表示诚挚的欢迎，并祝贺它加入联合国。我们将与它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

从本次联合国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的极其有利角度来看，人们可惊讶地回顾仅在一年中我们所在的世界多么明显地不同于我们熟悉的前40多年的世界。从政治意义上讲，在世界历史上今年不仅是历年而且是光年。“冷战”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精神不安和对灾难的预测已不再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由日常对抗、宣传、争吵和相互威胁所造成的极度紧张已一去不返。

在这一年里，柏林墙的砖块已成为受人欢迎的纪念物品。欧洲不再有有形的分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界限终于划定。两个德国的统一业已完成。“德国问题”，这一“巨大”而“古老”的世界政治问题昨日似乎还难以处理，现在已平静地得到解决，并且双方满意。我代表全体苏联人民向德国人民和德意志民族表示诚挚而衷心的祝贺，祝贺这一在德国和德国人民以及欧洲的历史中的重大事件。

军事集团在几乎难以察觉的情况下失去了自己的敌人。他们开始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关系，正在脱离对抗。裁军、削减防务开支、增加建立信任措施以及集体合作安全结构的出现正在削弱对抗。

在以政治手段和平解决区域冲突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在南部非洲，联合国给予纳米比亚独立的计划已经实施。尼加拉瓜问题已经解决，目前正在积极谋求柬埔寨、阿富汗和世界其它热点的和平。我们不应该忘记安哥拉、埃塞俄比亚、塞浦路斯、朝鲜半岛和西撒哈拉，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联合国最积极地参与下进行

的。

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的新性质推动了世界上这些积极的变革。这一关系从合作转为互相作用及伙伴关系。超级大国总统在马耳他、戴维营和赫尔辛基举行的会议是世界政治中的重大事件。

全世界对普遍人类价值至高无上性质的承认明确确定了当前的政治环境。

联合国也正在重新诞生。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关于本组织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所起作用的思想与多数人的想法和现实生活的需要协调一致。

当今政治的主要概念就是在解决极为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如经济落后、贫穷、社会不平等、环境保护——过程中进行合作、相互作用及建立伙伴关系。

倘若本届大会在1990年8月之前召开，我们就有理由说我们已经走出狭窄危险的通道，眼前是辽阔、灿烂的地平线。

但是入侵科威特的乌云使我们的视野暗淡下来。在“黑色星期四”，伊拉克悍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及普遍承认的道德准则与文明行为规范。伊拉克进行无端的侵略，兼并邻近主权国家，扣押数以千计的人质并且进行前所未有的讹诈，威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伊拉克的行动还有其另一面。这是对人类近期一切成就的打击，对在决定未来时采取新的政治思维所取得的一切的打击。

毫无疑问，这可以被毫不夸张地描述为恐怖主义行径，这一行径是针对正在出现的新的世界秩序的。这是对人类的极大侮辱。除非我们找到方法对此作出反应并且解决这种状况，否则文明将会后退半个世纪。

伊拉克的所作所为正在并将会给伊拉克人民本身、世界许多国家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妇女和儿童以及他们的希望和未来造成最为严重的后果。

我们愿从这一讲坛再次向伊拉克领导人发出呼吁。我们作为他们的老朋友、作为有勇气谴责自己过去对一些国家所做的错事的国家发出这一呼吁。我们呼吁他们

改变自己的思想,遵循法律与常识的要求并且采取负责任的人道主义态度,首先是对伊拉克人民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坚信他们渴望和平、安宁,渴望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

我们还相信,在这严峻考验的时刻,阿拉伯人民和国家将不辜负人类的期望,帮助设法摆脱海湾危机。这样将有可能处理中东其它冲突的温床,从而最终公平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世界之所以能存在至今,那是因为在世界历史的灾难性时刻善良的力量总是压倒了罪恶的力量,法制挡住了武断专横,荣誉和体面战胜了背叛和卑鄙,精神力量和相信正义制止了暴力。

今天虽然不是值得庆幸的时刻,但是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意地注意到安理会空前的团结,国际公众舆论对伊拉克行为作了毫不含糊的分析。这使我们对联合国处理严重国际危机的能力充满信心。从联合国会员国采取的广场可以清楚地看到,安理会授权在世界和平的范围内采取行动。我毫不怀疑,已经取得一致的今天的会议将再次表明安理会我们这一集体的机构面临这种形势时的团结和决心。

有人会想,对伊拉克采取了一种比别国高的不同标准,而对别国即使在最近也未用此标准。对这一问题我的回答是:我们达到这一点是件好事。我们对善恶有了统一的人性尺度,敢于正视侵略,认为有必要谴责、惩罚侵略者,帮助受害者。这是好现象。

这些日子对联合国来说相当难过,是一个考验。如果能经受住考验,联合国的威信将大大提高,并获得新的经验和能力。毫无疑问,联合国将利用这些经验和能力在其它冲突中促进恢复和平与正义,并确保有关前面几位发言者所提及的所有地区问题的联合国决议得以贯彻。

以人类共同利益为基础的态度不允许任何其它的行动方向。从今以后,国际社会希望以单一的标准行事。

多年来“冷战”的残余对国际法律秩序起着不利的影晌，目前国际关系正从“冷战”的残余中解脱出来。我们再次再次联合起来，回到《联合国宪章》这个我们自己的世界宪法上来，回到曾被遗忘但却被经验证明对于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这一最为重要和关键的任务来说是不可或缺的那些条款上来。在世界政治中建立新思维的原则使我们能开始执行《宪章》所规定的进行劝说和强制行动的有效措施。

就最近的事件而言，我想提醒那些认为侵略是可以接受的行为的人：联合国有权采取措施“制止侵略行为”。已有充分的事例证明可以行使这项权利。

当然，在此之前，我重申在此之前必须对侵略者施加一切政治的、和平的和非军事的压力，并且与经济和其它强制性措施明显地结合起来。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波斯湾危机不仅是个悲剧和对和平的极其危险的威胁，而且还向我们提出了严肃的挑战，要求我们回顾维护我们这个世界安全的方式和方法，检查保护法律和秩序的方法，并回顾影响着最广泛意义上的人类文明现状的进程的控制机制以及联合国的作用。

当今的世界只能如此。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持久和平，使之不可逆转，在我们初步成功之后继续努力，以在国际关系中形成一个更为健康的氛围。

生活带来了新的任务。我们认为，首先需要努力对当今世界的政治、军事、技术、经济、生态、人道主义和文化现实及其在人性上的反映进行理论和观念上的分析。世界正在普遍的人类价值基础上巩固起来。伙伴关系正在替代争夺，在这基础上，许多过去曾正视为敌手和对手的国家建立了关系。

伙伴关系并不仅仅是个时髦词。它在最近的危机中已很明显，突出表现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间的密切建设性交往。但是东西方争夺作为国际关系中一个现实或察觉到的因素的减少可能给国际政治舞台带来新的结构和现象。我们可能必须要处理的其中一个现象就是地区霸权主义的要求。

对人类未来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问题中有核技术、化学、细菌和导弹技术的扩散问题，更广泛地看是有些国家的经济和生活中军事部门不成比例发展的问题。即

使在过去，“恐怖平衡”和“核威慑”理论作为维护世界安全的方法也是值得质疑的。在今天新的条件下，这些理论已经过时。

我们需要确定足够防御的标准。伊拉克侵略发生以后，看来谈论这一标准就困难多了。说到底，在丧失理智面前什么是足够的防御呢？另一方面这次侵略事件再次证明下列说法的正确：任何国家都不应该把决定本国军备水平看成是自己独有的特权或绝对的自由。采取任何其它态度都将带来放纵的军备竞赛和全面的军事化。我们必须照顾不同的原则，注意他人关心的问题，实现最低水平的军备平衡。

我们苏联不幸的经历是建立过大的军事能力。我们十分清楚它的代价。这是由于错误地分析了形势，想保护国家免遭灾难，而不是出于恶意或想进行侵略。那时，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对军事均势概念采取一促不适当的“算术”方法。当然均势对于全球稳定是需要的，但是不应该超越合理的防御要求的限度。

我们自己已经并仍在得出恰当的结论。众所周知，对任何国家来说，军事化都是浪费的，如果走向极端将是毁灭性的。

从长远看，国际社会需要监督名国的军事力量、武器供应和军事的转让。这样的态度对大家有利，将加强稳定和信任。否则，我们将不断地面临武装冲突、威胁和恫吓。

首先，我们必须密切注视那些全力扩充其武装部队进攻能力的国家；不仅观察他们做些什么，而且要求他们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而这样做为什么又是必要的。

当然，联合国本身应在这一方面发挥首要作用。但联合国将需要得到区域安全体制的有力支持，这一体制在欧洲已成为现实，我们希望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中东、中美洲以及世界其它地区也将出现类似体制。

我们不妨考虑一下在全球和区域各级建立所制造或获取的某些类型军备的国际登记制度的主张。在这一领域，无疑需要透明度。

我们应当商定制约武器销售和供应的有关原则。以往曾经作过这类尝试，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尝试未能取得逻辑上必然的结果。

我们认为,我们必须立即要求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处理这一问题,并向大会下届会议提交有关建议。

两年前,苏联代表团曾经提出恢复安全理事会军事参谋团工作的问题。近来的事态发展使我们相信,需要重申联合国及其《宪章》的创始人最初的意见。

我们明白军事参谋团何以始终未能成为一个职能机构。在“冷战”时期,军参团没有也不能发挥作用。但现在,我们看到,如果没有这一机构提出的实质性建议,安全理事会将无法履行其《宪章》赋予的职责。

联合国的建筑师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严酷现实出发,他们正确地假定,联合国要想有效地维护和平,预防战争,就必须掌握必要手段,以实施其决定,并在必要时,消灭侵略,同时,建立协调这方面行动的机制。

苏联代表团认为,安全理事会必须采取必要的组织步骤,以严格按照《宪章》规定付诸行动。

首先应当采取步骤,恢复军事参谋团的工作,并研究派遣国家军事分遣队在安全理事会指挥下执行勤务的各种实际问题。

苏联准备同安全理事会达成适当协议。我们确信,安全理事会其他常任理事国和联合国会员国,在安理会同它们接触时,也会这样做。

假如军事参谋团适当地工作,假如安理会与其常任理事国之间达成了适当协议,假如制订了应付威胁和平局势的组织手段,那么,现在本可不需要个别国家采取单方行动。毕竟,这些行动不管有怎样的理由,都引起了各式各样的反应,给这些国家本身带来了问题,而且可能不会得到普遍接受。

相形之下,没有理由反对由合法的国际“执法机构”,即安全理事会及其军事参谋团采取的行动。

我们不应低估安全理事会建立反侵略体制和武装的心理效果。

我希望强调,使用武力只能作为最后的手段。我们必须依靠非军事的政治手段,



以和平方式来实现我们的目标。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清楚,正是这些方法日益行之有效。

最近的危机突出表明了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的重要性。

坦率地说,局势的发展已经极其严峻。让我们正视下列事实:核不扩散制度已经出现漏洞;国际原子能机构在扩大保障措施适用范围方面遇到了困难。现在已经到了运用应急制度并正视这一问题以挽救局面的时候。作为最紧迫的事项,核试验必须停止。只有停止了核试验,我们才有机会生存,否则,世界将毁于一旦。我对此毫不怀疑。我们需要向人民讲明这一点,而不应以种种空话来搪塞。或许我们应当请各国议会来表明它们对核爆炸和核试验的态度?我们可以组织一次世界性的议会投票。

为推动消除化学武器,并通过缔结一项公约来完成这一进程,还需要做些什么?苏联和美国已在双边基础上这样做了,树立了一个榜样,但其他国家呢?虽然没有任何人、任何政治家公开要求保存有毒剂,但奇怪的是,事情基本上陷入了僵局,我们仍然未能缔结一项公约。

或许我们应当要求就在大会堂举行一次唱名表决,看看谁将投票反对这一建议?如果人人都投了赞成票,我们完全可以着手制订一个完成公约方面有关工作的具有约束力的进度表,乃至一个销毁化学武器的时间表。在生物武器领域,也有同样问题,主要涉及核查事宜。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但让我们坦白地承认,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的辩论,仍以一种镇静自若、从容不迫的方式进行。难道能够接受这点吗?甚至世界上的危险事态已经到达紧要关头,日内瓦的谈判仍在以冷战时期确定的速度进行。

我认为,日内瓦万国宫中的谈判者应当睁开眼睛。他们应当看一看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人民也应当知道这些裁军权威在想些什么。

我不想冒犯任何人。我知道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很值得尊重,但该怎么办呢?时间已经逼迫我们坚决采取果断行动。

我也不能不提到安全的另一个方面。

国际社会还应当考虑出现各种“异常局势”的可能性,例如大规模扣押人质和威胁使用极其危险的毁灭性武器的讹诈行为引起的这类局势。

应当在两个层面上来解决这些问题:技术和法律。我们可以首先设立一个应付意外事变的专家小组,隶属安全理事会。

专家小组可包括杰出的反恐怖主义专家、心理学家、核物理学家、化学家、物理学家、救灾人员、设施保护专家等等。

有关处理“异常局势”的建议应通报数目有限的人员。安全理事会按照军事参谋团的建议,或许可认定必须建立一支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由各国、包括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专门指定的部队在合同基础上组成。这一想法,同样值得加以考虑讨论。

但是,单凭手段并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制定国际法新准则,宣布任何个人为讹诈而威胁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扣押人质或从事集团恐怖活动,就是对人类的犯罪行为。本组织庞大机构中的某些部门已就此进行了长期的工作,但迄今尚无结果。

然而,我们需要尽快地创立一种道义和法律的环境,使任何犯有对人类的严重罪行、参与大规模镇压、扣押人质、进行恐怖活动或使用酷刑的人和使用武力尤为残忍的人都不能逃脱惩罚,即使是奉命行动的人也不能开脱个人责任。

我们认为,制止侵略和对和平的威胁的原则应补充以个人责任和相应惩罚的原则。

波斯湾危机给整个世界经济体系造成了巨大的混乱,正如其他发言者已指出的。其整个影响所及目前更难以估计。显然,这将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最贫穷国

家的经济赞成严重的后果。我们不能仅仅奢谈，我们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行动。有必要例如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世界银行的主持下，尽快建立一个国际机制，即使是一个临时机制，以减轻这场危机对处于特别易受害地位的国家造成的不利后果。我们认为，估计这场危机造成的经济影响首先应属联合国的职责；在许多国家的利益受到影响的情况下，本组织应该成为行动的中心。

历史，尤其是现代历史，给我们以种种教训，不应忽视或低估这些教训。教训之一是，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与精神健康相结合以及传统文化价值观与新技术和关心环境相结合的支持，安全是不能持久的。因此，1990年代的合作应针对全面解决整个全球性经济和环境问题。现在，绝不能在北南之间落下一道新的“贫穷的帷幕”。如果出现这一现象，世界将由此而分裂，可能使我们的文明遭到毁灭。我们不能浪费时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发展和解决全人类共同面临问题的全球战略。秘书长关于本组织工作报告恰当地提出了这一点。联合国在其专门机构和外部智力资源的支持下，开始拟订这一战略。

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要求进行新水平的多边经济合伙。在某些选定方面的双边合作已经不够了，所需要的是全球合作。

大会关于国际经济合作的特别会议清楚地表明，如果各个国家集团调整方法，并表明愿意在经济合作中放弃个人或集团的自身利益，而把共同利益——也就是“全球性自身利益”，这种利益不再是自私的——放在最优先的地位，则人人都将受益。特别会议《宣言》的规定支持苏联和东欧国家溶入世界经济，我们对这些规定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联合国就支持这一进程作出具体的表示。

苏联对这些努力的贡献无疑地将随着苏联国内改革的发展、经济改革的深化和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而与日俱增。我们已坚定地选择与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进行更密切的联系，以便在必要的内外部条件具备时，立即加入这些组织。我们已经晚了，这是事实，但是在这一极为重要问题上，我们现在的立场是坚定的。

我们还看到我们可以对国际合作的发展作出特殊的贡献。由于地理和其他方面的原因,苏联能更好地作为欧洲与亚洲的联系环节,并促进在经济、科学、技术、环境和其他领域建立一个单一的欧亚空间。例如苏联的交通运输系统,已有的线路和通讯设施,包括外空通讯等,无疑将有助于这方面的工作。

科技进步已成为形成世界未来的一大因素,其影响所涉全球性质使我们重新认识到协调这一领域的各国政策的必要性。我们认为,联合国及其系统各组织能够,也必须在这方面发挥领导作用。

在这一领域,国家间的信任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如果缺乏信任,就不可能破除国际科技合作壁垒。我们认为,国际社会应反对科技领域的垄断制度。否则就难以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发展不足等大量的问题。如果我们成功地把全球发展战略集中于科技进步方面,我们就能大大减缓诸如人才外流、人员越来越多地外迁和研究费用增加而范围缩小等令人震惊的趋势。联合国应该率先就思维、科学和技术在解决当今世界问题中的作用组织全球论坛,苏联准备倡议在苏联举行一次这类国际大会。

最近,人们很多地谈到环境问题。我们甚至冒有谈掉我们未来的风险,因为迄今为止——我强调这是指全球一级——还是说得多,做得少,而环境的破坏超过了我们为应付威胁所做的准备。

我希望,在我们继续筹备1992年在巴西举行的环境与发展会议的同时,我们能够开始实施具体的保护环境项目。我们认为,建立联合国紧急环境援助中心是优先措施之一。我们已向秘书长提交了一份苏联科学家和专家的名单,如应中心请求,我们将自费派遣他们作为国际专家小组成员奔赴环境灾区。

我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一个健康的环境需要国家和全球的相当的投资。在我们看来,解决问题的出路是削减军事开支和军火生产的转产。没有其它的办法。有关数字是众所周知的。到本世纪末之前必须将八亿美元用于扭转环境恶化和破坏。这笔钱几乎相当于世界每年用于军事目的的开支。

切尔诺贝利的悲剧突出了环保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感谢参加处理这一灾难后果的艰苦工作的政府和各个机构。我还愿代表苏联人民感谢所有向受害者提出帮助的国际、政府和民间组织和个人。

我们尤其感谢联合国教育科学和文化组织(教科文组织)以及那些如此感人地向切尔诺贝利的儿童表示关心、邀请他们去休息和治疗并以其关怀和热情安慰这些孩子心灵的国家和组织。秘书长指定一位负责切尔诺贝利救灾的特别代表的决定在我国受到高度赞赏。

本组织支持的多方面处理安全问题的办法清楚地表明了各国安全与个人福利和自由之间的相互关系。人已被列到首位,人的一面正在成为衡量任何国际事业的普遍准绳。对于我们和联合国来讲,个人,也就是每一个公民的安全和基本人权的保护与各国的国家安全及整个国际安全是不可分的。

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从人权的立场看待区域冲突的时候。这些权利包括生命和人身安全的权利以及享受基本自由和参与自己的社会和国家的民主进程的权利。

国际社会的主要任务是创造条件,使人民可以做出自由选择。争端必须通过选票箱、而不是战壕、来解决,在各区域和各国内都是如此。

讲到未来,我还想答复一下那些以可以理解的关切心情注视着我国事态发展的人。的确,我们国内的形势很不简单,而且仍然很不稳定。我们非常理解他们的关切。很明显,我国是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大国,苏联的稳定对世界的状况有巨大的影响。

但不管我们的形势如何复杂,人们必须看到这种形势演变的背景是我国各民族和所有公民的积极的政治参与和重申其民族特征。他们在向世界开放,世界也在发现他们。

这一进程带来一些困难、甚至需要付出一些代价,对此不应大惊小怪,因为正在为我们联盟的未来承担责任的苏联人民和民主力量知道苏联在世界上的位置及其维

持全球稳定的责任。这是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共同的认识，他们认识到世界的稳定也意味着其家园的和平，将会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在努力振兴我们的社会时，我们看到在各级，在国内和国际上捍卫民主原则的重要性。

我尤其要说一下如果开始踏上民主之路的努力失败，或更糟一些，以垮台告终，就会给世界的未来带来严重后果，更不用提混乱和新独裁的危险了。防止这种情况应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

在我们召开本组织第四十五届联大时，我们谈的最多的不是它的成熟，而是它的新生，它按照1945年蓝图的复原。擦掉冷战遗留下来的尘垢之后，我们看到的是集体智慧的成果。联合国是作为一个行动工具而设计的。从现在起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说的话适合于联合——我强调“联合”——行动。现在是它们作的时候了。当今的哲学是行动的哲学。

这是我第六次在这个讲台发言和参加大会的工作。这确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第一流的学校。没有任何其它地方可以使一个人如此密切地参与人类的全部问题并碰到这样一大批知名人士，知识份子、专业人员和学者，他们的卓越品质在本组织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身上集中体现了出来。

我认为自己十分幸运能在联合国恢复了本来面目——一个协调各国行动的中心——的年月里会见了杰出的政治领导人和伟大的人物并与之一道工作。

布莱斯先生（突尼斯）（以阿拉伯语发言）：我高兴地代表突尼斯代表团最热烈地祝贺您，主席先生，当选为本届会议主席，并祝您成功地完成您崇高的任务。

我们完全相信您会取得成功，因为我们知道您杰出的品质，您长期的经验和您为正义与和平服务的持续努力。

您的当选是国际社会对友好的贵国，马耳他，在不结盟运动中，在地中海和国际舞台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的赞扬。

突尼斯代表团在你担任本届会议主席期间将愉快地同你密切合作，以便达到我们这个充满生机的组织所致力目标。

我还高兴地向你的前任，兄弟的尼日利亚驻联合国代表约瑟夫·南文·加巴先生阁下表示我们最良好的祝愿和谢意，他主持上届会议显示了巨大的能力并且为明智有效地解决问题作出了大量努力。

我还特别高兴地借此机会直接向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阁下表示我们深深的敬意，他慷慨地为世界和平服务作出了值得赞扬的不懈努力并且在国际关系中执行了《联合国宪章》的原则。

我还高兴地代表我国代表团欢迎列支敦士登公国。在此国际相互声援的概念得到加强之时，接纳列支敦士登为会员国支持了联合国这个所有大小国家世界讲坛的普遍性原则。

虽然上届会议有若干积极的发展从而使人们对世界继续朝着加强了解的方向前进持乐观态度并消除了疑虑，但是本届会议所处的困难境地却是人们关注和不安的原因，这是因为危机正在海湾地区危险地发展着。

目前这场危机的升级预示着它对该地区和整个世界的安全和和平构成最严重的威胁。这是为什么我们首先要完全注意这场危机，然后再谈及由于各会员国的共同努力联合国在不同领域取得的许多成就。

突尼斯从一开始就表示深切关注这场危机。我们曾希望冲突双方可以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争端，因为双方有着使之结合的兄弟睦邻关系。但是不幸的是，由于军事升级、争端扩大到邻国和该地区之外的某些国家的干涉，局势很快变得复杂了，形成了重大事态。

突尼斯作了不倦的努力来帮助遏制危机，因为它同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两个兄弟国家都有着特殊关系，还因为它属于阿拉伯穆斯林世界并且对国际法以及《联合国宪章》和《阿拉伯国家联盟宪章》的原则广泛承担义务，这些原则中最主要的是不干涉别国内政、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并且在解决国家间争端中不使用武力或以

武力相威胁。

突尼斯在它所有的努力中力求把冲突限制在阿拉伯世界的范围内，因为它认为扩大冲突范围会破坏寻求和平解决的努力。我们认为，如果能有一个真正的机会以阿拉伯方式解决冲突，我们本可避免随后发生的许多复杂情况，诸如外国军队在阿拉伯土地上的登陆，从而可以免去这场危机对阿拉伯和穆斯林民族感情上的影响和战争的威胁，这场战争随时可能爆发而且不管结果如何都会对该地区造成损害。再者，国际关系和经济形势无疑都会受到这场可能爆发的战争的影响。

尽管目前局势中有许多困难和阿拉伯国家间关系复杂，但我们仍然相信在严格的阿拉伯世界范围内还存在着解决这场危机的机会。这种机会不应被忽视；这种机会存在，并且是必要的。

在此基础上，并为了有效地帮助解决危机，突尼斯共和国总统本·阿里先生加强了同许多兄弟和友好国家元首的接触和磋商。他接待了这两个同冲突直接有关国家和许多其他阿拉伯国家和非阿拉伯国家元首派出的一些特使。他也向这两个直接有关国家、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联合国秘书长和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派遣了特使，传递了可以形成解决危机框架的信息和具体建议。它们都是根据国际法制并且基于下列原则提出的：释放在伊拉克和科威特被扣留的平民；伊拉克军队撤离科威特；用阿拉伯军队代替外国军队；保证海湾所有国家的安全；解决导致危机的关键问题；解决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问题，国际社会由于未能执行到目前为止所已通过的大量联合国决议而未能解决这些问题。

突尼斯仍在寻求和平解决的途径，我国总统派突尼斯总理为特使，带着具体建议去见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以便在严峻形势下打开机会的窗口。我们希望为了满足民族和谐的需要并保障该地区不可缺少的和平与安全这些建议将得到实施。我们满意地注意到这些建议被顺利接受了。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遵守安全理事会关于海湾危机的决议。在这方面，我们向联合国秘书长提交了一份报告。我们还就执行禁运对我国国民经济的消极影响向许多国际机构和组织作了通报，同时强调了安全理



事会第661(1990)号决议本身提到的药品和食物不在禁运之列。根据上述思想并且完全按照人权原则，我们拒绝而且始终拒绝使平民卷入冲突和侵犯平民迁徙自由的做法。

突尼斯一贯支持并维护联合国的道义权威，并尽其能力为联合国服务。这方面的最新范例是，突尼斯参加了纳米比亚独立进程。我们认为，联合国是载入《宪章》的崇高价值观念的维护者，《宪章》确立了国际行为准则，我们还坚信，联合国能够负起捍卫和平的责任，正如它在世界各地多次所做的那样。突尼斯每当因其支持正义和自由事业的立场遇到侵略时都得到联合国的支持。

我们深信国际法并对其真正的含义作出坚定的承诺，这两者是不能分开的。如果说海湾的危机破坏了国际法，那么在联合国历史上还有许多先例表明，在其他不正义的情况下，联合国的声音没有被倾听而且也没有威慑力量。在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巴勒斯坦人民受到不公正对待，他们的自决和在其自己的土地上建立独立国家的合法权利被剥夺，而以色列则坚持拒绝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

现在没有必要回顾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就巴勒斯坦问题所通过的几十项决议，这些决议迄今仍是一纸空文，因为以色列仍顽固不化并无视国际法。

我们坚信联合国必须同它在海湾危机那样积极、坚定和有力地执行有关这一问题的决议，以免使全世界人民觉得对世界问题的处理根据有关方面、危及利益和情况不同有选举地区别对待并因人而异。

目前海湾区域痛苦的局势虽然具有一触即发的威胁，但我们决不能忘记巴勒斯坦人民天天遭受的苦难，他们正赤手空拳英勇抵抗以色列占领，这种占领伤害了巴勒斯坦人民的民族特征，同时也伤害了他们的生存和土地，我们从这个讲坛衷心地向英雄的起义致敬，这种起义行将进入其斗争的第四个年头，而镇压行为仍没有平息。我们再次强烈敦促国际良知坚定支持有其合法领导的巴勒斯坦人民，以及使他们完全恢复其独立、自由和享有尊严的权利。

国际社会当然有其紧迫的义务反对以色列通过苏联和东欧犹太人在那里定居并通过把巴勒斯坦人逐出家园改变被占阿拉伯领土人口分布的计划。我们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各项决议强调，必须尽快召开有关各方包括作为巴勒斯坦人民唯一合法代表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都参加的国际中东和平会议，巴解组织以高度的责任感已经表明它致力于寻求和平、公平和持久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中东冲突。

兄弟的黎巴嫩为实现问题的最终解决从而为其人民确保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欢迎所取得的进展，这归功于黎巴嫩儿女为在该国恢复和睦所表现的坚定决心，而且还归功于他们对打破僵局的责任作出准确的估价。这使得《塔伊夫协议》得以达成并使得阿拉伯三方委员会得以继续进行无私的工作，该委员会目前正在处理最后的障碍，我们希望为了黎巴嫩更崇高的利益尽快排除障碍，以便在和解和内部和平的基础上恢复平静和繁荣。

虽然中东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危机，但该区域也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并渴望得到稳定与和平。我愿在此对于两个也门实现和平统一并成立一个单一独立的也门表示欢迎。

我们坚信，联合国能够有效地参与解决海湾危机并克服其影响，联合国已经成功地处理了其他冲突，表示它站在正义和自由一边，并能够消除许多紧张热点，同样，联合国也能够恰当地解决中东的冲突。

我们非常自豪并高兴的看到，纳米比亚这个兄弟国家加入到独立国家的行列中，并在国际社会享有合法席位，这完全归功于纳米比亚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国际社会的支持。我们愿向前线国家致敬，他们为援助纳米比亚事业付出了巨大牺牲。我们还赞扬联合国为支持纳米比亚独立进程所起的作用。

我愿借此机会代表突尼斯在纳米比亚正式加入联合国之际向纳米比亚代表团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相信，鉴于纳米比亚人民为实现独立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年轻的纳米比亚国家将为加强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在发展、稳定、安全和和平领域的各项努力中作出贡献，从而为非洲大陆和正义自由和和平的事业，充分发挥其自己的作用。

突尼斯作为非洲国家感到非常自豪，突尼斯已经为非洲大陆各国人民的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将不遗余力的帮助纳米比亚人民按照非洲统一组织的建议建设起年轻的国家。我们希望，国际社会都来帮助纳米比亚，以便使它能够迎接发展和进步的挑战。

只要南非的非正义继续存在，白人少数继续进行种族歧视，践踏最基本的人权并违反国际准则和国际公约，非洲大陆在非殖民化和独立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进展就仍然是不彻底的。

虽然我们对释放领导人和自由战士纳尔逊·曼德拉及其经过25年多的监禁重获自由表示欣慰，但我们谨慎乐观地注意到南非政府主动采取了一些温和行动，这些行动实际上同实行根本变革还相差甚远，而只有这种变革才能确保所有人的平等并建立一个多数人得以行使合法权利的民主制度。

所以国际社会不能放松经济禁运形式的压力和其他有效措施，特别是这些压力现在正在产生结果并证明它们的有效性，直到比勒陀利亚遵从法律和正义为止。

我们必须保持警惕，阻止任何旨在煽动对抗和内乱以便使预料的变化进程失败并传播恐怖和动乱的诡计和行为。

突尼斯深切关注阿富汗局势的发展。在日内瓦公约签订以后以及苏联从这一兄弟国家撤军以后我们表达了我们非常满意的心情，但不幸的是兄弟间的战斗依然继续，并使阿富汗蒙受巨大的生命损失，造成这个国家的破坏。

我们希望国际努力能够成功地帮助阿富汗在和谐的框架内恢复其民族统一，并希望阿富汗通过自己选择建立一个完全自由的体制，并最终致力于这个国家的重建和发展。

对于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在1990年8月28日达成的有关柬埔寨问题的框架协

议,我们也表示同样的希望,这一协议赋予联合国非常重要的行政责任。我们希望在人类解决在这一兄弟国家持续的冲突作出贡献,并希望有可能在这一地区达到持久和平。我们也希望冲突各方能从这一珍贵的机会中获得利益,通过建设性和有效的对话促进他们之间的和解,从而使柬埔寨人民重新得到和谐和和平。

我们也满意地注意到为统一朝鲜半岛所作出的努力。突尼斯和这两个国家都有传统的友谊关系,他很高兴看到双方恢复接触,以求获得和解和民族统一。我们把这看作是一大贡献,必将增强亚洲大陆以及整个世界的和平和合作气氛。也许我们不久以后就能看到这个大会中会有朝鲜半岛的代表。

越来越频繁地利用和平手段解决国际争端代表了建立一个以谅解和协议为基础的世界的一个积极因素。但加强这一趋势要求我们放弃军备竞赛。他要求在国际关系中放弃霸权和使用武力的政策,以达到完全的裁军--这是使国际缓和变为现实的先决条件。这一缓和已成为一个重要和迫切的要求,不仅是为了保卫全球的和平,也因为它会给世界经济带来积极的影响,世界经济现在正在经历一个不可克服的危机,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工业化国家在武器上的巨大开支和拨给发展援助的少量资金之间的极大的不平衡。

无疑,安全、和平和稳定将在发展中国家创造一个宁静的气氛,使其能够限制军事开支,把其潜力用于谋求发展的行动。

突尼斯,依靠其信念的力量,遵循它在地区范围内为自己设计的道路,为加强地中海地区的安全和合作作出了努力,在这一方面,我们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欧洲朋友所表现出来的理解,以及他们越来越相信需要采取共同行动加强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团结。

污染问题越来越使国际社会感到关切,因为它对环境造成了消极影响。它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危害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譬如海洋的污染、沙漠化、水土流失、森林的砍伐、全球气候的突然、猛烈的变化、以及某些工业化国家试图倾倒在其他国家特别是非洲领土上的有毒废物。

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突尼斯在国家一级内作出了反应,1988年我们主动设立了国家环境保护机构,并颁布了我们对付所有形式的污染所必须的法律。

在非洲一级内,突尼斯准备为定于1991年举行的非洲环境年的成功作出有效贡献,因此我们时刻准备与我们的非洲兄弟合作,交流在这一领域的经验。

麻醉毒品的传播是威胁个人品格和社会健康的危险之一。尽管突尼斯既不是这些毒品的生产者,也不是消费者,他仍然在与这一灾难作坚决的斗争,建立了许多管理机构,监督可能的过境运输点,制止这种交易的发展。他一直与国际特别机构合作,以便根除这种现象。

突尼斯1987年11月7日在其社会中进行的巨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导致在一个法律和制度统治的国家中建立以多党派和思想自由为基础的民主政权,这些变革越来越有助于加强人权和团体权利,突尼斯由此更确认了他对《联合国宪章》的极大的忠诚和完全的承诺,也表明它力图在国家 and 国际范围内把《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变为具体的现实。

在这一前提下,突尼斯年初向禁止酷刑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有关履行国际《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的初步报告。

突尼斯在1990年7月16日和17日还向有关委员会提交了有关履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的第三份报告。

在另一个领域,根据其加强儿童权利的愿望,突尼斯签署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这一公约不久就要得到批准。我们热情支持召开儿童问题世界首脑会议的倡议,这将使国际社会有机会表达对儿童权利的承诺。

此外,突尼斯支持所有旨在加强残废人士权利的倡议。

突尼斯很高兴看到今天世界上所发生的深远变化,特别是东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公众自由,民主基础以及尊重人权备受尊崇。

这些巨大的成就极好地预示,国际社会最终将能够享受发展、繁荣和尊严。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极为客观地表达我们对至少在政治讨论方面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大陆处于次要地位的趋势。我们认为，这一趋势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物质和精神状况造成不利影响，这些国家正面临着由于外部资金的减少和长期发展目标与短期结构调整之间的进退两难而造成的日益贫困的局面。

我们在大会上再次意识到我们所承担的纠正这一局面的责任的同时，还彼为痛苦地注意到，在国家一级作出的重大牺牲使我们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因为我们在财政方面的义务超出了我们实际支付能力。在这方面，联合国秘书处对全球经济情况所作的调查以及世界银行今年专门就贫穷问题提出的报告，突出了这一情况的严重性及其对发展中国家恢复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

世界银行主张执行一项战胜这一灾害的战略，这一灾害将成为国际社会在90年代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我们支持这一倡议，它加强了发展中国家向国际金融机构发出的关于在其经济复苏计划中更多地考虑社会方面的因素的呼吁。我们认为，这一战略的成功将取决于改进援助方式以及扩大国际社会对执行由发展中国家自行制定立的关于战胜贫穷的国家政策的支持。

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无法在承受通货膨胀的困难与外债的沉重负担的同时取得持续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卡姆德苏斯先生把这种情况生动地描绘为一次“突发式增长”。他还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今年6月的会议上强调指出了该基金关于控制和减轻复苏计划的影响以保障调整、增长和社会公正之间的更大平衡的决定。

该倡议表明，即使调和效率和公正、生产率和人性的问题继续存在，仍需优先考虑基于多边协调与扩大监督范围的制度的非通货膨胀性增长。在这方面，共和国总统本·阿里先生在担任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主席期间有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债务问题的特别代表克拉克西先生表示突尼斯对债务问题的立场，我们愿真诚感谢克拉克西先生提出这份摆在大会面前的报告。

我们还需要长赘述负债累累的发展中国家的危险局势尤其是属于中等收入国家

的突尼斯的局势吗？我们认为，克拉克西先生的报告反映了我们这些国家在这方面所表示关注的主要问题。我们担心的是，当我们看到真正和平的基础出现时，外债问题却可能使国际社会和多边机构陷入僵局。这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缺少改革国际金融机制和寻找解决该问题的适当办法的真正意愿。

在这一方面，突尼斯支持克拉克西先生的报告中的一些建议，即通过参加在地中海建立一个开发银行来重新转换双边债务，免除最不发达国家的债务，以便制订一个新的30至40年的偿债时间表。我们认为，执行这些建议将会促进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外债危机。我们无须指出，解决这一危机是国际社会在大会专门讨论恢复增长与发展的第十八届会议上所作出的承诺之一。

为此，大会特别会议集中了集体和一致的意愿，以就逐步缓和世界经济目前存在的深刻不平等现象采取行动，同时更多地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作用和利益。该届会议还推动了把东欧国家纳入国际经济的进程，并便利它们加入国际机构，以使它们能够加强自己作为积极贸易伙伴的作用。

我们还满意地看到这届会议对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多边主义作出了贡献。我们借此机会重申，我们重视对特别会议上所达成的协商一致意见的遵守。我们认为，这在两个重要集会即将举行的前夕则更为重要，这两个集会是第八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以及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的最后谈判，它们的成功将取决于尊重各方的利益、各国有效的参与及它们对将通过调动必要的政治意愿得出的结论的遵守。

《国际经济合作宣言》非常正确地强调指出，一个开放和可靠的多边贸易制度对促进增长和发展是十分关键的。我们仍然认为，鉴于不同部门和国家经济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仍然是可能的；而要纠正国际上生产与消费结构的不对称现象，这种制度的建立则更加紧迫。

鉴于各国之间日益扩大的相互依存关系已得到广泛承认,我们必须确定处理这种关系的方法和手段,以更多地考虑到所有人的愿望及正当的关注。因此,鉴于生产能力不足的贸易伙伴所面临的各种挑战,最近在经济一体化协议和自由贸易区方面出现的进展,既带来希望也引起关注。

我们认为,需要采取各种措施来消除这些忧虑。我们希望,这些安排的执行将促进创造而不是破坏贸易机会。马格里布地区的五个国家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建立了马格里布联盟,这是实现这五个国家人民以及全体非洲各国人民之间的一体化与合作方面的又一个步骤。

今年,马格里布地区各国间的合作取得了重要进展。突尼斯在担任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主席期间荣幸地参与了加强这种合作的努力。我们相信,马格里布地区的一致行动,将继续促进该地区各国人民的利益,从而取得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这将成为稳定、理解、及加强区域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一个因素。

在此方面,阿拉伯马格里布联盟促进了与爱好和平的国家和大多数区域集团,特别是同该联盟地理上接近而传统上和历史上又有联系的那些国家的建设性和坦率的合作,尤其是与在地中海地区的国家的合作更是如此,为了沿海国家的繁荣和安全,在这些地区有可能在共同发展原则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合作与谅解的纲领。

由于实行对付我们的发展问题——首先是债务、移民和环境问题——的自由进入政策,我们所寻求建立的北地中海国家和南地中海国家之间的合作应该将缩小差距作为目标。

在结束发言之前,我想强调发展的必要性和发展中国家的民主进程的继续这两者之间的密切相互依赖的关系。我们在许多国家看到的经济衰退现象是对地区和国际和平构成的真正威胁。

在这方面,如果各会员国在寻找公正解决债务问题的办法上不显示出坚定的政治意愿,那么缓和与国际谅解的希望将会遭到破坏。这将是新的国际秩序的最佳保



证,这种秩序也许现在正在出现。因此,国际社会必须超越自私,在各成员之间建立合作与协调,以便我们能够带着希望与宁静跨入第三个千年,以便在这个发展十年中,各个国家都能获得发展,这也是本·阿里总统在大会上届会议上所呼吁的。

阿萨莫阿赫先生(加纳)(以英语发言):马耳他和我国之间的密切和亲切关系使我倍感高兴地向大会第四十五届会议主席表示加纳代表团的热烈和真诚的祝贺,祝贺他被一致选举为大会主席。我国代表团满怀信心地期望在他的杰出能干的领导下大会能够取得成功。

我还想向他的前任约瑟夫·加巴少将,非洲杰出的儿子,表示祝贺,祝贺他为第四十四届会议作出杰出的贡献。

我想借此机会欢迎列支敦士登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本组织的普遍性前景现在的确是光明的,在不久的将来将会完整,这也是应该的。

由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国际政治气候突然出现了自相矛盾和令人惊恐的变化。加纳本来希望,经过八年充满无数人类痛苦的耗费的战争之后,海湾地区将不会发生另一场冲突。令人遗憾的是,该地区的稳定又再一次被破坏,而且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威胁又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加纳政府已经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并强调加纳根据《联合国宪章》对和平解决争端所作的承诺。我们再一次呼吁伊拉克无条件地从科威特撤出军队,并与科威特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分歧。我们也呼吁各方作出最大克制,给对话和外交努力一次机会。

海湾危机牵涉到其他令人关切的事情,其影响更为广泛。双重标准,尤其是西方的双重标准,是很明显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对吞并科威特仓促采取行动的意愿与对以色列占领阿拉伯领土不加追究和不采取行动形成鲜明对比,与善意地忽视利比亚的局势也形成鲜明对比。还有,多年来西方国家认为经济制裁不会对南非产生作用。突然间,这些国家又急于对伊拉克实行制裁。

通过确保对西方工业化国家提供廉价原料的战略而不断对第三世界进行剥削,

很难不以这一点,至少是部分地以这一点来看持对伊拉克作出的反应。另一方面,富裕的第三世界石油国家实行鼓励向西方工业化国家投入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的政策,这与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缺乏足够资金来满足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形成鲜明对照。这些考虑是不容忽视的,而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还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它们必须承受由于延长对伊拉克实行的制裁政策而带来的昂贵的石油价格。只有在对原则和社会公正作出一致承诺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秩序。

人们对海湾危机的焦虑也应该表现在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以便寻求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这个问题仍然是中东不稳定的主要原因。我们重申支持大会的呼吁,即召开一次在联合国主持下的由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内的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参加的国际会议,讨论这一问题。

塞浦路斯两族紧张关系的升级也是我国代表团关注的问题。我们呼吁两族放弃相互的指责,同意为促进和解而作出更大的努力。在这一方面,秘书长的行动计划旨在帮助两族通过谈判达成解决,这一计划值得尝试。

但是,在其他方面的发展却是有着良好的预示。东西方关系的改善继续加强了和平的前景。在马耳他和华盛顿举行的超级大国首脑会晤以及正在进行的维也纳会谈使欧洲的和平与稳定出现了新的希望,维也纳会谈的结果应该是大量削减军队,从而结束该大陆四十年的分裂和不信任。

我们也欢迎最近布什和戈尔巴乔夫就不生产化学武器和销毁其储存的化学武器达成协议。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一协议将为日内瓦化学武器谈判提供必要的动力。作为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的签署国,加纳和各国一样关切化学武器的使用和扩散。我们期望能签署全球都必须执行的全面条约。

我们希望发展中国家能吸取维也纳会谈的教训,我们认为,它们购买武器中的许多费用本来可以用在社会经济计划上,以减少贫困和社会的困难。为争取南北关系平等作出更大努力以及遵守不干涉会员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事务的原则,将大大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武器方面实行克制。

关于核武器，自1988年有了令人鼓舞的开端之后，目前的谈判进展缓慢，我们对此表示关切。正如第一次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大会特别会议最后文件所指出的，消除核战争的威胁仍然是我们当今最紧迫的问题。我们再一次呼吁超级大国重新履行他们的承诺。

东西方关系改善最深远的意义就在于东欧国家的自由和独立以及即将实现的德国统一。我们希望上述发展不会揭开序幕，引起那些有民族敌对和旧的边界争端的国家出现内部不稳定和冲突，以及相互之间的冲突。将来，在经济超级大国的时代，联合的德国将会有值得骄傲的地位，这应该能平复德国人民的情绪，成为和平的一个因素。人们希望，东欧的自由市场会进一步为第三世界国家创造出口机会，尽管为获取稀少的西方资源而进行的更激烈的竞争会对他们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为第三世界国家国民提供教育便利的机会和第三世界国家与东欧国家之间的优惠经济和贸易安排似乎处在危险之中。有迹象表明，在东欧新成立的民主国家中种族主义正在上升，更不必说东西方缓和可能会威胁第三世界国家逃脱西方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的努力。因此，我们一方面欢迎东欧发生的变化，一方面又对它在第三世界国家命运上产生的影响忧心忡忡。

今年2月召开的第18次毒品危机特别会议和即将召开的、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强调了人们普遍的愿望，即联合国应在我们解决当今两个重大人类问题的努力中发挥主要作用。长期以来，联合国在社会领域只能发挥有限的有效作用，在此领域振兴联合国是一个令人鼓舞的倾向，我国代表团表示支持。然而，完成各种关键的任务、包括缔造和平和维持和平，要求联合国更强大，得到更好的资助。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联合国几乎实行了1985年高级别政府间专家组建议的所有预算和行政改革，由于一些会员国不缴纳已经确定的会费，联合国仍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人们呼吁那些不缴纳已经确定的会费的会员国遵守对会员国的财政要求。

我国代表团欢迎联合国和平计划为柬埔寨和平进程提供的积极推动,这一和平计划为寻求旨在结束柬埔寨内战的全面解决办法制定了一个框架。我国代表团也对关于建立新的政治秩序的计划的报告感到鼓舞,这些计划将会停止外部对阿富汗交战各方的武器供应,开始公正的选举进程。我们同样感到鼓舞的是,自上届大会以来伊朗--伊拉克和平进程有了积极的进展,特别是伊拉克作出让步,导致两国进行直接谈判并遣返几千名战俘。我们呼吁所有有关各方和国际社会对上述各种和平进程给予最充分的合作。

我们也密切注视着世界其他地区的积极倾向。也门共和国第一次由一个代表团在联合国作代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德国统一和1990年7月在旧金山卢泰愚-戈尔巴乔夫试探性会谈对朝鲜半岛产生了影响,而在朝鲜半岛,南北朝鲜代表团的讨论和高层互访也正在增多。两个朝鲜解决他们分歧的决心是朝鲜半岛和平最保险的基础,作为独立的主权国家,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或大韩民国或两国都有资格被接纳进入联合国。如果两国能通过协定仿效也门的例子,那将更好。

现在,我转向非洲大陆,由于目前利比里亚的冲突,全球和平努力在这里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加纳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其它五个成员国不得不向利比里亚派遣维持和平部队,作为在1990年8月7日班珠尔首脑会议结束时成立的监督停火小组,以结束在利比里亚的屠杀和对财产的毁坏。我们呼吁所有的人都有支持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努力的愿望。

我们呼吁早日恢复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的和平谈判。

1990年6月27日,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秘书长关于西撒哈拉的执行计划,这是朝向解决西撒哈拉冲突的曲折的道路上迈出的富有意义的一步。我们呼吁所有各方对执行这一计划给予最大的合作。

尽管最近南部非洲出现了令人鼓舞的事态发展,但是,通往实现大会关于建立一个不分种族的民主南非的目标的道路依然困难重重。正如秘书长在安全理事会第44次复会会议上所作的报告指出的,南非也未遵行1989年12月14日《宣言》中规定

的政治指导原则。这份报告的时机恰当,这尤其是因为目前比勒陀利亚和联合国某些会员国正在试图取消对南非的制裁。

负责任的公众领导人和组织,包括有九位外长组成的英联邦南非问题委员会和1990年7月的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强烈敦促必须保持和加强对南非的制裁。事实的真相是,拆除种族隔离方面进展很小。同时,右翼分子和安全部队正在黑人中挑起冲突和屠杀,作为使进展前景逆转的手段。最有显然的迹象表明拆除种族隔离已不可逆转之前,国际社会应该继续通过全面和强制性制裁对南非施加压力。

全球性经济局势依然令一些发展中国家、包括我国感到忧虑。对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而言,尽管一些国家已经实行了结构性调整方案,他们仍然经历着经济滞胀、生活水平下降的悲剧。

我们感谢国际社会对非洲的良好愿望和实际的支持,但是国际社会必须做得更多。我们承认,在可预见的将来,非洲需要大规模的外部援助,以补充它自己的努力。

但是,非洲需要它的发展伙伴理解它实行改革方案的文化环境。有必要强调这一点,以便澄清有关非洲局势的一些基本事实,这尤其是因为目前正在出现一种看法,认为向非洲提供援助应该有政治条件限制。现在不是增加条件限制的时候,如果这么做会导致将政治概念和宪法进程强加于人,损害国家统一和稳定,增加政治条件则尤其不是时候。相反,现在应该采取现实的态度,调整不利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解决一些继续损害非洲各国政府改革努力的问题,如不断下跌的商品价格、偿还债务的负担、高利率及保护主义等等。

在贸易方面,发展中国家继续受不利的贸易条件之害。但发展中国家通过各种调整结构的方案开放经济的时候,发达国家则屈服于保护主义的压力,日渐管制贸易。这体现在数量不断增多的自愿出口限制、有次序的销售安排和限制贸易的双边协定。建立在不歧视原则上的国际贸易体系被种种歧视性的安排打乱。

八十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数额也增加到了13 000亿美元。其中非洲的外债达到了2 500亿美元。由于利息上升、债务重新安排,外债数额仍在上升。秘书长指派的非洲商品问题专家组在其报告中指出,债务重新安排,同时又不有意减少债务数额,这可能使债务总额增加。虽然根据关于巴黎俱乐部债务的《多伦多协议》,债务减免方面已经取得一些进展,但其影响在范围上和执行程度上都是不够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秘书长指定的非洲债务问题专家组的建议,尤其是关于加强努力,减少债务总额和偿债数额的建议;在剩余的巴黎俱乐部债务问题上,超越多伦多倡议,进一步减免其债务的建议;以及关于以国际发展协会的利率提供三至十年的债务偿还暂停期,在此期间资源成本都从援助款项中扣除的建议。我国代表团还愿借此机会再次要求召开一次非洲债务问题的国际会议。

对发展中国家长期发展需要如此重要的资金流动现已大为减少,各商业银行仍不愿意恢复对负有高额外债的国家恢复贷款,因为由于外债和不利的贸易条件这两个问题已严重的损害了他们的信誉。许多低收入国家依靠官方发展援助已作为支持其发展方案的外部资金。但是官方发展援助的流动以实际价格计算已经停滞不前。工业化国家将发展中国家提供官方发展援助时很少达到其国民生产总值0.7%的目标。面临着资源紧缺,结构调整,大多数非洲国家在1986-1990年期联合国为非洲经济恢复与发展行动纲领范围内所制定的方案前景不佳,因为得不到支持促进增长政策的必要资源没有到来。

77国集团要求召开一次专门讨论恢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大会特别会议,希望采取有目的的、决定性的国际行动,以解决妨碍其经济增长的主要资源因素。但是后来,只能就提供更多的业已失败的同类政策作出口头许诺达成一致意见。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令人失望的。国际社会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没有能够显示为当今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一些艰难问题寻求持久解决办法的政治意愿。

相反,他们只是要求进行民主改革,以回避实质问题。八十年代的要求是经济改革。发展中国家遵从了结构调整的治理办法,但是他们仍然遭受着更加致命的经济疾病。自然他们开始怀疑这些政策办法,以及支持这些办法的假设。非洲经济委员会的结构调整的新框架应该是这一辩论值得欢迎的贡献。然而,不但没有促进对经济改革为什么没有达到预期结果的理由进行热烈的辩论和批评性的分析,反而将注意力很快的从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影响缺少民主改革,认为这是阻碍发展中国家经济复苏的发展的主要因素。这样,民主改革就成了九十年代初响亮的号召声。

我想阐述一下这个问题,因为阐明加纳政府的立场是重要的。这一新的号召的含义是,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是有缺陷的,表示发展中国家摆脱其经济困境或许需要西方模式的政治机构。我要毫不含糊的说,我们珍视民主理想。我们的观点是,政治机构必须扎根于有关社会的文化和经验之中,而不是扎根于外国的文化。

这一立场在加纳的反映是,我们已经通过设立从多名候选人中不记名投票自由选举的地区议会开始建立代议制政府。这些议会是低层参与决策的机构。我们正通过就我国未来政治制度进行全国磋商,把这一进程引向深入。这些磋商及其从中产生的协商一致意见将在全国一级形成给予我们价值目标的,尤其是给予我们稳定和民主统一的,并扎根于我国文化的政府体系。

但是,任何政治制度,不管它怎样具有代表性或怎样民主,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贫困和沮丧中是不能发展的。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没有经济正义的民主改革对那些受尽饥饿、疾病、无知和苦难折磨的人来说都是虚假的。免于匮乏与由人民选择政治制度的权利是同样基本的人权。

加纳政府信奉对人权的促进和尊重,在全球和区域已经签署了有关个人和人民广泛权利和自由的各种国际人权文书。其中有我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坚定保护和促进儿童权利而作为第一个会员国签署的《儿童权利公约》以及为解决非洲人民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及经济问题而签署的《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宪章》。同样重要的是,我们的承诺在我们国内的政策在立法中得到的反映。

加纳政府将积极而建设性的参与于1992在巴西举行的关于环境和发展问题国际会议。这一会议的筹备工作现在已经开始。我们希望,该会议将讨论环境保护各方面问题,包括为支持发展中国家持续的发展而向其转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资源。

最后,非洲的贫困和持续下降的生活水平是对国际社会的一个重大挑战。只要这一挑战不得到应付,世界和平的目标就仍然将是一个幻想。八十年代的特点是耽误了发展的十年。在九十年代开始之际,让我们共同承诺通过为提高全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质量而再次作出努力,使本世纪的最后十年不再受到耽误。我们集体一道里有足够的能力和资源的。我们必须以我们的集体意志来配合这些能力和资源。

下午1点30分散会。